

那对热爱生活的老人走了

□杨凡

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我想再去东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。散场后,拉着爷爷的手,穿过电影院后面一排小棚林立的巷子,跑步上楼。门吱嘎一声开了,烤地瓜的浓郁香甜扑鼻而来,笑得一脸皱的奶奶探出身来说,“今天又演的什么片啊?”

没有血缘的爷爷奶奶

得知奶奶离世的消息是今年10月下旬,我正出差在海阳。求学、工作离烟八年,在那个相对而言离家最近的地方,那一刻,家的感觉却遥远而飘渺。心一下子揪紧了,想到5个月前刚刚离世的爷爷,又隐约有一丝安慰。年过九旬的奶奶和爷爷重新团聚了,在另一个世界,继续他们朴素而美好的生活。

爷爷和奶奶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习惯了用他们孙子的名字来称呼他们,庆国爷爷,庆国奶奶。这样不礼貌的称呼,一叫就是二十多年。我的亲奶奶爷爷姥姥爷早年去世,对四老的印象已不甚清晰。在我刚出世不久,我家曾和两位老人是不长时间的邻居,没想到从此这“祖孙”缘分就一发不可收。

庆国爷爷和奶奶在老东风电影院后身的家,成了我童年时期最常去的地方之一,“感冒”或碰到放假,不用去幼儿园学校时,就能泡上一整天。

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两间大屋的样子。北屋墙上的相框里是爷爷奶奶的黑白照片,家具也是通体深褐色,裹着小脚的庆国奶奶终日盘腿坐在土炕上望着窗外风景,炕头比五六岁年纪的我还要高。南屋是他们孙子庆

国哥哥的房间,浅咖色的家具都是爷爷亲手打制的,大衣柜上的三维立体感花纹也是当年时兴的样式。南屋的阳台则是幼年时我的最爱之处,有奶奶种的五颜六色说不上名的小花,还有爷爷作画用的颜料、干木匠活用的尺、锯……以及,一堆旧树皮、树叶等常人看起来没用的破烂。

而庆国爷爷却对这些破烂像宝贝一样珍爱,用一双巧手赋予它们以新生。一张白色的硬板画纸上,奇形怪状的树皮被他修剪,着色再粘贴,可以变成云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峰,或是一片海浪奔涌而上的礁石,再加上妙笔勾勒的人、树、花、鸟,就是一副栩栩如生的立体山水画。因为擅长书画,爷爷还经常被东风电影院找去,给新上映的影片海报画插图、写影讯。甘当爷爷跟昆虫的我,也成了电影院的常客,记不清在电影院里度过了多少“感冒休息”的日子。

怀念永难磨灭

爷爷爱好广泛,60多岁时还曾参加运动会,和小伙子一起跑马拉松,赢回奖牌、奖杯无数。与爷爷喜爱往外跑的脾性相反,因为一身病,庆国奶奶终日不出家门,大热天也要穿着厚衣服。虽身体欠佳,但奶奶极爱干净,把两间屋收拾的井井有条。阳台上

的花花草草是奶奶的最爱。学着姐姐们的样子,年幼的我,也会偶尔偷偷掐一朵鲜艳的小花,把花瓣碾碎在指甲上,忽然听到背后奶奶踏着棉鞋的声音响起,就溜烟跑到桌前翻开小人书……“吃饭时嘴里的声音不要太响,只动自己眼前的菜……”奶奶虽不识字,但她教给年幼的我很多最朴素的道理。

北屋的墙上,还挂着一张庆国爷爷47岁时的自画像:偏分头、中山装,五官端正精致,是个标准的帅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读懂了画上爷爷的名字:赵佐四。随着认识的字越来越多,我却无奈地发现,去爷爷奶奶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

记忆中的老人永远保持着慈祥的笑容。

当多年以后,我已经成为一名记者,趁着过年的功夫去看望两位老人时,年近九旬的爷爷早已没有精力外出了。戴着助听器,他反复问我的工作,奶奶则依旧语调缓缓地说,“记者,整天在外跑,张家长李家短,很辛苦吧。”我喉头发紧,说不出话来。欣慰的是,奶奶和爷爷抱上了重孙,四世同堂其乐融融。

十月见面不想成永别

今年5月,在他最喜欢的季节里,93岁的庆国爷爷无疾而终。身在济南的我,没有来得及见爷爷最后一面。10月份回到烟台,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去看奶奶。

还是那个铺着素色床单的土炕,奶奶躺在炕上,我轻轻抬腿坐在炕沿。我拉起奶奶颤抖的手,俯在她耳边说,“奶奶,这次我要在烟台多呆一段时间,可以常来看你了。”“好啊……好啊……”奶奶轻轻蠕动着嘴唇,什么话也没多说。我看到她深陷的眼窝中眸子亮了,继而有泪光在闪烁。像极了幼年时我每次离开奶奶家,在巷子转角时回望,总能发现阳台上奶奶望向我的那份不舍。没想到,这竟是我与庆国奶奶的最后一面。

今年冬天雪下的特别晚。当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起来时,我想,热爱生活的奶奶和爷爷在天上一定看得到。

连载

7

纪清浅接到章亦深电话的时候,很有些吃惊,毕竟两人已经有这么久没有联络了。

她握着手机,许久才按下了绿色通话键。

“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听电话?”

“有事吗?”

“怎么?不想听到我的声音了吗?今晚有个酒会,我会带你出席。”

“我——”纪清浅本能地想要拒绝,她不喜欢出席这种场合,尤其是做章亦深的女伴,章亦深也很少带她去,他的女伴多得是,比如她大方得体伶俐漂亮地更不知多少,实在没必要在身边摆一个木讷的花瓶让人瞧着发闷。

“我现在在公司,手头有点事,可能会晚到,7点钟我派人去接你,你待在店里不要离开。”

还未等她说话,电话便啪的一声挂断,显示了主人的耐性已然耗尽。不明白章亦深在想些什么,明明不喜欢像个木头人的她,却偏要将她捆在身边。

准时7点,黑色的轿车缓缓而至,他向来准时,如同他的为人,冷漠而理性。车子稳稳地停在了一间俱乐部门口,门前已然停放了十数辆高级轿车,门童殷勤地上前引导司机泊好车,纪清浅率先走出车来。

夜晚的风微凉,她裹紧了身上的白色风衣,再将鬓发挽至脑后,举步走进门内。服务员含笑上前招呼道:“纪小姐,章总还没到,他交代过如果纪小姐到了的话,可先到贵宾室换好衣

服等他。”

纪清浅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来到了贵宾室。服务员捧出了一件长裙礼服,礼貌客气地说道:“请纪小姐换上这件衣服。”衣服很精致华美,浅紫长裙。章亦深挑衣服的眼光一向一流,果然她从更衣室走出来后,一直在外恭候的服务员立刻就被吸引住了眼光,由衷赞叹道:“纪小姐真漂亮,这件衣服真衬你。”

“如果配上这条项链的话,那就更美了。”纪清浅浑身一震,章亦深正站在她的身后。

纪清浅正准备转身,他却摇了摇头,低声说道:“唔,不要动。”他竟然从西服口袋中取出了一条耀眼溢彩的紫水晶项链,打开扣钮,双手从她的发间穿过,将项链戴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“项链要小心收好,不是每次我都有耐性替你找回的。”

“原来你回过家了。”他什么时候拿回了这条项链,她竟然全不知道。

而章亦深显然对她随口说出的“原来你回过家了。”这句话甚是满意,笑得胸腔震动,缓缓点头说道:“对,我回过家了。”

纪清浅自悔失言,轻轻从他怀中挣开,皱眉说道:“这里还有人呢,你别这么放肆!”

章亦深眼中狡黠的光芒一闪而过,眼睛示意她看向房中。

纪清浅转过身来茫然四顾,服务员最知情识趣,早在两人亲昵时就悄悄离去。

“清浅,这条项链只有你的气质才配得上。”

“谢谢你的礼物,我很喜欢。”

章亦深嘴角微扬,反手便欲抓她,她却如游鱼般地一挣,笑着逃离了他的掌握,回头嫣然一笑说道:“我肚子饿了,你陪我去吃饭。”

走入正厅,璀璨的灯光立刻包围了他与她,记者簇拥着章亦深问东问西,紧接着又不断地有熟悉的的人过来打招呼。纪清浅居然个个都认识,不是当年大学的老师就是曾经的校友,她除了欣喜之外,更多的是意外吃惊。

今夜发生了太多的不寻常,纪清浅突然想起了正午看电视时,章亦深那颇含暧昧与暗示的一句话:“我曾在××大学认识了一个朋友。”她的心一震,手上捏着的一块小蛋糕连碟子一起啪地落在了地上,声音虽小,但在这样人人衣冠楚楚注重仪表的场合却尤为显得惊天动地。章亦深蹙眉向这边看过来,出乎意料的是,他眼中居然闪过一抹安慰的光。



◆书名: 七年一梦迟迟醒
◆作者: 芬妮欣欣
◆出版社: 朝华出版社

27

“收拾行装。看来这回咱们得去一次杭州了。”老福收好报纸说道。

三个小时之后,我们就到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。出了机场,拦了辆的士就直奔杭州市江干区派出所。

跟着老福进了派出所的大门,所长把我们迎进办公室,老福也没过多地寒暄,直接表明了我们的来意——为阎志君的死而来。

这位年轻的所长也不含糊,很快就让人把这起案子的相关文件送了过来。

阎志君,男,34岁,身高178公分,体重75千克,原籍安徽。系全国A级通缉犯,身上背有贩毒,故意杀人,投毒等十几项罪名。

于9月26日,在钱塘江涨潮的时候,被游人在之江路江滩发现了被潮水推上来的尸体。身体当时是被一个麻袋包着的,身上的身份证、钱包、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在,没有手机,后脑处有一个被钝器所击打之后造成的伤口,但这不是致命原因,他是溺水而亡的。

档案上还有死者的照片:很桀骜的莫西干发型,那凸起的一丛被染成了黄色;国字脸,略带凶狠的斜八字眉,扁平的鼻梁,很宽的下巴……这……这不就和鄞都江上老船夫说的那个夏福佑一个模样吗?阎志君果然就是那个假冒的老福,就是那个公然给老福下战书的人。可惜,他们第一次谋面,摆在老福面前的所谓对手,却是一具被浸得发胀的尸体。

之后老福就皱起了眉头,很久都没有舒展开来。阎志君的突然死亡,又推翻了他原来的设想,一向唯我独尊的老福

杭州劫囚案

是不能忍受这一点的。突然,老福叫了起来,备车,我们去刑场。

派出所一个干警开的车,此刻正紧绷着脸目视前方,搭在方向盘上的手因为过度用力青筋都暴露出来了。所长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后排还坐了两个干警,他们也是目视前方,右手还紧紧地搭在腰间的枪套上。

车子很快就驶出了市区,在郊区一处山坳处甚至还开出了马路,直到了一丛茂密的树林里,车子才停了下来。

一行人步行回到马路边,老福拄着雨伞站在原地,扭头环视了一下附近的地形。而后往右手边一指,便率先带着队伍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。

这条公路显然是从山中央开出来的,我们此刻所在的位置,就是被突然斩断开路的山峡较高的一边。下面就是公路,对面是一个稍微矮小一些的山峡。老福让我们所有人都都匍匐隐蔽好,只留一个干警用草盖住头,用望远镜向外探视,有情况及时通报。

“来了!”那个脑袋探出土堆,被野草掩护着的干警小声地叫了一句。还用手往上微抬,示意我们注意,进入警戒状态。

大家的目光“刷”地一下都投向了老福。老福开始轻声部署道:“如果我推理得没错的话,等会交上火了,我们先按兵不动。如果押送的狱警出了问题支持不住了,余所长带着你的人,和你们再绕路到他们背后偷袭。”

一场火拼即将展开。老福侧头看了我一眼,小声说:“今天,是第二次押送阎君去刑场的日子。”



◆书名: 给福尔摩斯的信
◆作者: 儒爵爷
◆出版社: 古吴轩出版社

“可是一心想要给阎同君报仇的弟弟——或者说是也想要杀哥哥灭口的阎志君已经遭人杀害了啊。”我还是有些不解。

“阎家兄弟俩不过只是两枚棋子而已,过了有效期就是弃子了。历来主谋招徕的打手,无不外乎被灭口的命运。不仅他们兄弟两个,齐万福亦是如此,或许还有更多的人。”老福说。

“近了!”那个盯梢的干警小声叫道。并没有想象中的场面发生,没有装备着先进武器的黑衣人,没有从某个角落里横飞出来的子弹,没有火光滔天,尸体横飞……

“轰!轰!轰!”巨大的爆炸声,三连响。

短暂的缓冲时间过后,再抬起头来往外面看去,只见车队已经只剩下四辆面目全非的,还在燃烧着的焦黑色躯壳。附近的路面上、山坡上,零星散落着一些被炸飞的部件,还有尸体——也分不出是公安干警的还是那剩下的两个死囚的。整个场面惨不忍睹。

“遥控炸弹!”老福挥手拦住了要冲出去救援的派出所警员们,他咬牙说道,“大家别轻举妄动,我们在暗敌也在暗。可能还有狙击,打电话给上面反映情况吧,赶快叫支援。”

